

诠释学视域下《道德经》“天下”思想的翻译对比研究

宋盈月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4日

摘要

本文基于诠释学视角, 结合语料库方法, 以《道德经》核心哲学概念“天下”为研究对象, 对比理雅各、林语堂与哈彻三译本的不同诠释。研究发现, 三译本对“天下”思想的诠释存在共性: 三译本均以“world”为最高频译法, 对“天下”作为社会或世界范围的基本语义存在普遍认同。然而, 理雅各融合神学与政治实体观, 将“天下”诠释为兼具宗教意涵与政治秩序的世界共同体; 林语堂的诠释凸显人文色彩和“天下”的包容性, 聚焦人类社会与现实治理; 哈彻赋予“天下”自然与动态属性, 弱化政治色彩。三译本对“天下”思想的诠释偏差与译者时代背景、文化身份等因素相关。本研究表明, 老子“天下”思想内涵深远, 理解不同译者对其“天下”思想的诠释, 有助于更完整地还原老子哲学思想的本来面貌。

关键词

《道德经》, “天下”, 诠释学, 翻译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nslating the “Tianxia” Concept in the *Tao Te Ching* from a Hermeneutical Perspective

Yingyue S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Received: April 15, 2026; accepted: May 25, 2026; published: June 4, 202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rpus method,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of “Tianxia” (天下), a core philosophical concept in the *Tao Te Ching*,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by James Legge, Lin Yutang, and Bradford Hatcher.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all three translators converge on “world” as the dominant rendering, reflecting a shared recognition of Tianxia’s basic semantic scope. However, Legge integrates theology and the view of political entity, interpreting “Tianxia” as a world community with both religious connotations and political order; Lin Yutang’s interpretation highlights humanistic qualities and the inclusiveness of “Tianxia”, focusing on human society and realistic governance; and Hatcher endows “Tianxia” with natural and dynamic attributes while weakening its political connotations. These divergences are closely tied to each translator’s historical context, cultural identity, and philosophical commitments. This study implies that Laozi’s concept of “Tianxia” carries profound connotations, and understanding how different translators interpret this concept helps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restore the original form of Laoz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Keywords

Tao Te Ching, “Tianxia”, Hermeneutic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道德经》是中华古代文明的结晶，其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它也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文最多的世界文化典籍[1]。《道德经》阐述了老子“道”“无为”“自然”等哲学思想，其中“天下”这一概念出现次数仅次于“道”，是理解老子“天下”思想的关键。

诠释学源于古代经典诠释、法律诠释和《圣经》诠释的需要，旨在解决文本理解与解释的疑难[2]。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跨语诠释行为，翻译过程即是译文对原文的诠释[3]。典籍文本言简义丰，具有广阔而深远的诠释空间[4]，其跨语际翻译则结合了翻译和诠释的译释特征[5]。以诠释学视角研究《道德经》核心哲学概念的翻译，可以更好地洞察不同译者翻译诠释的特点，展现老子哲学思想对外传播的样态。本研究基于《道德经》及其英译本平行语料库，对比不同译本对“天下”思想的翻译诠释，探讨译者身份对其的影响，以期为中国典籍外译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路。

2. 文献综述

现有的《道德经》翻译研究较多采用对比视角，对比不同译本在翻译语言、翻译风格、翻译策略等方面的特点。一方面，部分研究聚焦不同译本在词汇和句法层面的整体翻译语言特征及译者风格[6]、翻译视角[7]、文本翻译策略[8]等。如张旭冉等[6]基于语料库方法，对理雅各等四个代表性译本进行词汇与句法特征对比，揭示译者时代背景与身份差异如何塑造翻译风格的历时变迁。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聚焦《道德经》中哲学概念的翻译研究，主要涵盖“道”的概念隐喻[9]、“道”的英译历时演变[10]、以及“德”的翻译诠释[11]等。如何华倩、周桂君[10]以“道”为切入点，对比分析了理雅各、韦利、林语堂等代表性译者在文化阐释上的演变轨迹。“天下”这一概念在《道德经》中共出现 61 次，仅次于“道”，是老子思想的重点，也是老子对批判原有政治秩序、建构理想天下秩序和重新理解天下万物关系的关键能指[12]。因而，对于“天下”这一核心思想的翻译和诠释，同样值得学界关注。并且，同时将理雅各、林语

堂及哈彻三位译者进行翻译对比的相关研究较少。

哲学界对老子“天下”观念的研究成果颇丰，且视角多样。王威威[13]系统梳理《老子》“天下”的三重内涵，将其界定为至大的地理空间、天地万物之全体与无外的政治共同体，揭示“天下”在道家思想中超越单纯政治范畴的多层意义。何绍锦[14]则从“包容与保全”视角重新诠释老子“天下”思想，指出“天下”是超越国家尺度的规范性理想政治形态，其核心在于以“无弃人、无弃物”实现对万物与万民的最大限度保全，区别于儒家以道德为中心的治理思路。吴飞[15]从政治哲学层面对“天”与“天下”进行辨正，强调回归“天下”的本源性内涵，避免以西方制度框架简单套用。

诠释学(Hermeneutics)，也被译为阐释学或解释学，由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开创，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等人不断发展。诠释学认为，世界存在于语言之中，诠释者具有主观能动性，作品阐释不仅需凭借语言传达，而是要重构原作者创作时的心境、体会作者意图[16]。随后，斯坦纳[17]将诠释学中的“理解即翻译”放在语际翻译语境中，认为所有的理解都以翻译为前提，翻译并非语言理论的边缘现象，而是其核心所在，开创了翻译研究的诠释学路径。在此基础上，斯坦纳进一步提出翻译过程的“诠释运动”模型，将其分为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收、补偿[17]。西方诠释学理论的引入，也为国内典籍翻译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理论构建方面，刘华文、叶君武[18]提出以中国传统解经学、西方哲学阐释学、本体诠释学等为核心的译释学理论框架，旨在构建哲学典籍译释学体系，深化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译介传播研究。

典籍翻译实践方面，李德俊、孙金华[19]以诠释学为理论基础，结合《道德经》英译案例，阐释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等核心观点对典籍翻译的启示，反思传统与主体间性、“同情的理解”的现实困境等问题，主张典籍中的核心概念应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中国文化内涵。史学冬[20]结合哲学阐释学视角梳理了《道德经》翻译从基督教化到西方适应改编、再到深入源语理解的三个阐释阶段，并发现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与译者的源语视阈密切相关。

诠释是译者主体选择的结果[5]，诠释学为不同译者对于老子“天下”观的多元诠释现象提供了适切路径。本文从诠释学视角出发，结合英汉平行语料库，分析《道德经》三个英译本对“天下”思想的翻译诠释，具体回答以下问题：1)《道德经》原文本中，“天下”有什么样的内涵？2)不同译者如何诠释《道德经》的“天下”观？有什么异同点？3)造成不同译者“天下”观阐释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3. 语料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使用的《道德经》原文是由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弼注、楼宇烈校释版本。英译本分别选取理雅各、林语堂和哈彻三位译者。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Table 1. Specific information on the original text of *Tao Te Ching* and Its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表 1.《道德经》原文及三英译本具体信息

作者	出版时间	名称	出版社	库容(仅译文)
老子	2008	《老子道德经注》	中华书局	5564
理雅各	1891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Taoism (The Tao Teh K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0,481
林语堂	1955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Laotse, the Book of Tao	Modern Library	8051
哈彻	2009	Laozi-Daodejing (Lao Tzu- Dao Te Ching) Word by Word	Hermetica	7945

理雅各是 19 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与传教士之一，属于《道德经》第一次翻译高潮时期的代表译者，其传教身份和使命使得其翻译活动带有宗教目的，其译作在西方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林语堂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其译本是第二次翻译高潮的独特国学产物，致力于以中国立场书写中国本土文化，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与哲学[3]。哈彻是当代美国独立学者与翻译家，具有理工科学术背景，长期致力于中国经典文本的逐字研究与英译，专注于以创新的诗学形式对古典哲学文本进行艺术转化与再创作，是《道德经》第四次英译高潮中独具特色的民间译者代表。

本研究使用 ABBYY Aligner 软件分别将原文本与三个译本进行短句级别的对齐。由于《道德经》属于传统文言文，现代汉语的分词工具并不适用，故采取每个词之间插入一个空格的文本编辑方式，最终形成《道德经》原文语料库和《道德经》三译本汉英平行语料库。使用 AntConc 语料库工具提取原文语料库的二元词组，发现“天下”一词词频最高，为 61 次。再使用 AntPconc 软件考查“天下”一词在平行语料库中的文本语境。

4. 研究发现

4.1. “天下”的内涵

“天”在《说文解字》中释义为：“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现代汉语词典》中“天下”一词的释义为：① 中国范围内的土地；② 国家或国家的治理权；③ 所有的人；④ 自然界、天地间等等。肖志兵[21]认为，《道德经》中“天下”一词由“天”的核心概念衍生而来，其语义群主要包括天下国家、天下万物、天下百姓等。基于这一观点，我们考察“天下”一词所在的 61 条索引行文本，归纳出“天下”思想的三层内涵及其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distribution of connotations of the “tianxia” concept in the *Tao Te Ching*

表 2. 《道德经》中“天下”思想的内涵分布

“天下”的内涵	频次	例句
政治概念的国家、国家治理共同体或治理权。	35	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第二十六章)
人类社会，包括天下人、天下事等。	17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第二章)
包含天下万物全体的自然宇宙	9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1) 政治概念的国家、国家治理共同体或治理权。在老子构建的政治格局中，“天下”不是由“天子”统治，而是圣人经由把握“道”而实现“天下”统治[12]。在这一内涵中，“天下”与“圣人”(3 次)、“万乘之主”(1 次)、“侯王”(1 次)等表示统治者身份的词汇共现；“天下”也搭配动词“取”(4 次)、“寄”(1 次)、“强”(1 次)等出现，体现其作为政治权力对象的属性。

2) 人类社会。这一概念并不局限于国家地域，而是泛指整个人类社会范围。此种“天下”常直接指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人、事、物，体现出一种普遍性[13]。该类最具代表性的搭配形式为“天下皆”(2 次)与“天下莫”(4 次)。此外，“天下有道”“天下无道”成对出现各 1 次，“为天下贵”搭配(2 次)、“天下往”、“知天下”、“天下希及之”“天下将自定”各出现 1 次，均以人类社会整体指向，突出普遍性。

3) 自然宇宙。这一概念更为抽象、宏观，主要是探讨自然界规则和天下万物的本源问题。“天下之至柔”“天下之至坚”合计出现 4 次，“天下”与“水”、“江海”等自然事物搭配出现，表示天地间事

物的规律。“天下”与“万物”(1次)、“母”(1次)、“始”(1次)表示天地万物的统一性。“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和“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都是在探讨万物的产生由来。

4.2. 三译本对于“天下”的翻译形式

我们将三个译本中对“天下”的译文按照其核心译词分别进行归类统计，如表3所示。由于林语堂译本中缺失一句译文，故总计为60次。

Table 3. Comparison of translations of “Tianxia” in three versions
表 3. 三译本中“天下”的翻译对比

理雅各译本			林语堂译本			哈彻译本		
核心译词	频次	占比	核心译词	频次	占比	核心译词	频次	占比
world	20	32.79%	world	43	70.49%	world	39	63.93%
kingdom	16	26.23%	people	4	6.56%	heaven	15	24.59%
heaven	10	16.39%	universe	4	6.56%	nature	7	11.48%
sky	10	16.39%	one	4	6.56%			
others	2	3.28%	省译	3	4.92%			
all	2	3.28%	nature	1	1.39%			
省译	1	1.64%	其他	1	1.39%			

共性方面，三译本均以核心译词“world”的译法为最高频译法，体现出三位译者对“天下”作为社会或世界范围这一基本语义的普遍认同。

差异方面，各译本呈现出不同的主导翻译倾向。理雅各译本的翻译较为多元，除“world”外，“kingdom”“heaven”与“sky”的使用比例大体相当，其中“kingdom”一词带有独特的政治秩序色彩。林语堂译本以“world”译法为绝对主导，同时兼用“universe”、“people”等词，并有3例省译。哈彻译本译法组成较为简单(仅3类)，以“world”为主导的同时，有创造性地以“the workings of the world”“the entire world”等表达丰富“world”译法的表达层次，且“heaven”和“nature”的使用高于其他两位译者。以下将结合“天下”在各译本中的文本语境，对比三位译者对“天下”思想的诠释路径。

4.3. 三译本对“天下”思想的诠释

4.3.1. 理雅各：西方政治与神学观融合的“天下”诠释

理雅各译本以“神学宗教观 + 西方政治实体观”为核心诠释框架，将“天下”内涵赋予一定的宗教文化内涵，同时注重天下的广泛性特征。对于表示国家、治理共同体或治理权的“天下”，理雅各多译为“kingdom”，使其具象化为需要君主负责的政治实体“王国”，与其搭配的动词有“administer”“govern”“entrust”，体现了其将“天下”作为王国政治实体的诠释。例1中，理雅各将“天下”译为“kingdom”，并增译 *assert his mastery* 以强调君主宣告统治权这一行为。“kingdom”通常被揭示为封建社会的一种国家形态[22]，将“人主”译为“a lord of men”也从侧面体现出理雅各所构建的封建君主的身份。与此相比，林语堂和哈彻的译本，仅表达拒绝武力征战的态度，林译甚至将“天下”省译，两译本均未将“天下”的政治内涵与封建君主制度建立关联。

例1原文：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第三十章)[23]

理雅各: He who would assist a lord of men in harmony with the Tao will not assert his mastery in **the kingdom** by force of arms. [24]

林语堂: He who by Tao purposes to help the ruler of men will oppose all conquest by force of arms. [25]

哈彻: Those who use the way to help with human government, do not use arms (or) force on **the world**. [26]

关于“天下”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含义,三个译本均倾向译为“world”,因为其意义范围更为宽泛,既可以泛指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也可以泛称我们世人和人类社会[22]。然而理雅各译本则会在“world”前增加强化词“all”以强调“天下”的广泛性和涵盖性。例如,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第六十三章),理雅各将其译为: All difficult things in **the world** are sure to arise from a previous state in which they were easy, and all great things from one in which they were small。他增译两个强化词 all,将“天下”的囊括性诠释得更为充分。

对于自然宇宙层面的“天下”,理雅各分别使用“under heaven”与“under the sky”两种译法,回译为中文即“在天下”与“天之下”。“heaven”兼具“自然之天”与“神圣之天”的双重含义,带有上帝居所的宗教色彩。理雅各作为传教士,深受基督教神学影响,认为上帝是宇宙的第一存在和宇宙唯一奥秘所在[27]。理雅各身负传教使命,倾向于以“under heaven”诠释“天下”,尽管《道德经》中“道”的超越性源于“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生于道”的生成逻辑,与基督教中上帝创造世界的理念在本质上并不相同[28]。理雅各这种释义方式,是其基于自身文化背景对文本异质性的诠释与调适,展现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介入与文化协商。

以斯坦纳的“诠释四步骤”[17]审视理雅各对政治内涵“天下”的翻译诠释可以看出,其诠释呈现出显著的神学化与政治化特征。在信赖阶段,理雅各以传教士身份进入文本,他认可《道德经》的价值与可译性,认为其蕴含可与西方宗教文化对话的思想内核。在侵入阶段,他将“天下”与西方封建君主制下的“王国”概念进行对接,把“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此类语境中的“天下”理解为君主治理的政治实体。在吸收阶段,他选择以“kingdom”诠释政治内涵的“天下”,将原文的道家政治语境放入了西方封建君主制的话语环境之中。在补偿阶段,理雅各使用动词(如“assert”“administer”“govern”)对“天下”的政治内涵进行补充性阐释,但并没有完全弥合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语义落差。

4.3.2. 林语堂:人文色彩与包容性的“天下”诠释

林语堂的诠释呈现鲜明的人文主义与世俗化转向,他剥离“天”的神圣内涵,聚焦人类主体,融入中国传统治理智慧,拓展宏观包容属性。

林语堂对“天下”的理解较为宽泛灵活,以“world”为核心译词的译法出现频次最高(43次,占70.49%),其次便是“people”和“one”各出现4次,说明林语堂在翻译时更重视人类全体和人类社会的具体化指向,有时甚至会忽视“天下”的维度问题(有省译情况)。林语堂国学功底深厚,擅长从人文视域探索道家与儒家的精髓,以经解经,以庄释老[29]。从其译文来看,他相较于其他两个译本,林语堂译本没有将重点放在“天下”的范围性上,而是放在“天下”所指的具体内容上,如例2中将“天下”翻译为“the people of the earth”,只有林语堂将“天下人”这一层意思明确译出,且将视角由“天”转移到“地”上所生活的人,可见林语堂所理解的“天下”重点不在范围,而是其所指实体,即生活在世间的人类全体,而非物或其他生灵,更具人文倾向。

例2原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第二章)

理雅各: All in **the world** know the beauty of the beautiful, and in doing this they have (the idea of) what ugliness is.

林语堂: When **the people of the earth** all know beauty as beauty, there arises (the recognition of) ugliness.

哈彻: All **under heaven** know the beauty of things as beauty, so ugliness is already there.

林语堂诠释人类社会内涵“天下”的翻译过程，可以清晰呈现其人文色彩。在信赖阶段，林语堂以国学学者与文化传播者的双重身份进入文本，对《道德经》怀有深厚的经典信赖和文化性认同，由此决定了他将“天下”把握为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现实概念。在侵入阶段，与其他两译本相比，林语堂带着中国文化人文视角，独特地将诠释的焦点从“天”转移到“人”，以具体的人类主体置换了抽象的范围概念。在吸收阶段，林语堂将“天下”纳入以人为核心的话语框架，“天下皆”与“天下莫”等表达更是转化为对整体世人普遍行为与共识的描述，将老子思想转化为对人类共同认知的讨论，使道家哲学贴近西方读者的现实关切。在补偿阶段，使用大量的“world”来翻译“天下”，并且对部分难以传达的“天下”语境采取省译处理，使老子的“天下”思想本意在英语语境中得以更多地保留。

对于自然宇宙意义的“天下”，林语堂对“道”乃是万物始源理解得更为透彻。他创造性使用“universe”来诠释“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第五十二章)中的两个“天下”。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10版)，“universe”释义为“宇宙”、“天地万物”、“万象”。林语堂用“universe”翻译“天下”，跳出对其的字面理解，其诠释下的“天下”包括自然界乃至更高层次的宇宙，即涵盖天地万物的宏观共同体，注重宏观性，弱化神圣性。林语堂受自身国学底蕴的加持，对老子生命和宇宙的哲学观诠释得更加深刻，在翻译时侧重原文真实语义，以重返质朴状态，达到中国文化西传的效果最大化[29]。

4.3.3. 哈彻：自然与动态属性的“天下”诠释

哈彻主要是三种“天下”的译法：*world*、*under the heaven* 和 *nature*，三种译法均出现在三种内涵的“天下”语境中。哈彻在诠释“天下”时保留“天下”的空间属性和宗教特点，但没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同时凸显自然动态特征。

从译法词汇的选用上就可以看出，哈彻在诠释政治概念的“天下”时没有突出政治意义的倾向，主要是使用“world”译法，而且在谈论治理天下时会添加自己的理解，如例3中，哈彻对“天下”的译法是“world”的变体“the workings of the world”，与“respect”“love”“regard”“inhabit”“steward”等动词搭配，整体将人的角色转化为顺应者和守护者。与理雅各相比，哈彻对“天下”的态度更类似于与“天下”互敬互爱、共生共存。而相较于林语堂译本，哈彻对“天下”的诠释进一步上升到世界运作的动态过程和机制，更像是人与世界的自然运作整体。天下也不再是人治理、管理的对象，人依存于天下、服务于天下。

例3原文：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第十三章)

理雅各：Therefore, he who would administer **the kingdom**, honouring it as he honours his own person, may be employed to govern it, and he who would administer it with the love which he bears to his own person may be entrusted with it.

林语堂：Therefore he who values the world as his self may then be entrust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And he who loves the world as his self, the world may then be entrusted to his care.

哈彻：And so, to respect and regard as oneself **the workings of the world** is the same as deserving to inhabit the world. To love and regard as oneself the workings of the world is the same as deserving to be steward to the world.

在人类社会内涵的“天下”范畴中，“under (the) heaven”译法的使用频次相较于政治概念中的“天下”的频次有所增加，哈彻以“under the heaven”完成了对“天下”本源字义的逐字直译，严格践行了其“典籍篇幅精悍，每一个笔画都承载特定意义”的翻译准则[26]，锚定了“天下”乃是“普天之下”存在的人类社会整体。在例2和例4中，哈彻虽然保持“天”的维度，但在这种内涵下，哈彻锚定“heaven”的空间义，表示生存天空之下的社会整体，而非基督教语境下的神圣天国。

例4原文：执大象，天下往。(第三十五章)

理雅各: To him who holds in his hands the Great Image (of the invisible Tao), **the whole world** repairs.

林语堂: Hold the Great Symbol and all **the world** follows.

哈彻: Grasp the big picture, **(All) under heaven** make progress.

“nature”是哈彻译本中另一个重要的译法。哈彻对“天下”的诠释发挥译者主动性，创造性使用“nature”，符合第三次翻译高潮以来的翻译趋势[30]。“nature”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有“自然界；大自然”和“自然；自然方式”两个常用释义。在谈论万物本源问题和某种自然运作道理的语境中，哈彻会选择“nature”来诠释，这是三译本中最为回归自然界本身的译法。如在最为经典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中，哈彻译为“The myriad beings in **nature** arose out of being. Being arose out of nothing.”，他认为万物源于自然的自发展开，以及在类似的“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第三十二章）和“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等探讨“道”之自然的语境中，相比其他两译本，哈彻都译为“nature”，认为天下即是自然整体，将“天下”从人文世界剥离，还原为本体的自然存在。

在信赖阶段，哈彻认识到《道德经》文本本身的自洽性与哲理性，主张让文本自我阐释，还原其原始面貌。在侵入(aggression)阶段，哈彻将自然界自发演化的动态逻辑投射于“天下”概念。哈彻跳出“天下”空间义，弱化了其政治与宗教色彩，锚定其自然本源。在吸收阶段，哈彻将“天下”纳入以自然为本位的宇宙观，选择用“nature”切合自然这一内涵，以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此类自然规律的探讨，使道家思想与现代生态观念共鸣。在补偿阶段，哈彻保留原文的逻辑结构，主张通过逐字解读原则[26]，这一定程度上忠实于老子的思考，也使其成为易于被当代读者理解的新表达。

5. “天下”思想翻译诠释偏差的动因分析

理雅各的“天下”观是一种神学宗教与政治实体观相结合的理解框架。他塑造了一种维护基督教神圣性的秩序。在其译本中，“天”(heaven)作为超越性的意志与权威，赋予“天下”以神圣合法性。理雅各身处19世纪《道德经》第一次翻译高潮，身负传教使命，在翻译《道德经》时，有意将基督教思想与老子的哲学思想相结合[6]。因此，理雅各尝试以基督教神学与西方政治观念来解读老子的思想，想告诉西方世界，中国早已受到了神圣上帝的影响和熏陶，也将此作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一种途径。理雅各时期的道德经译作更像是英语世界了解中国的工具[30]，因此更多地选择归化译法和西方政治文化的词汇(如政治语境中使用“kingdom”)，而不重视典籍本身的内涵和文学底蕴。此外，19世纪西方汉学正走向专业化，注重经典系统整理与文献考据。理雅各的译本既需要满足传教需求，又要契合西方汉学界的学术标准。同时，其翻译活动也受伦敦布道会、《东方圣书》丛书等赞助机制影响。这使其翻译选择不只是单纯出于个人立场，而是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林语堂的译文则体现出人文色彩，且看到了老子“天下”的更强的包容性。他将“天下”的意涵聚焦于人类社会本身。在其笔下，“天”的神圣维度被淡化，转而强调其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属性。在第二次翻译高潮的背景下，许多译者认为《道德经》是一种可以代替宗教成为世俗世界的生活哲学[3]。林语堂译本同样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将“天下”观从理论层面的道论更多引向现实伦理与社会治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诠释出了老子“包容万物”的天下观思想。作为国学大师，他以中国人的视角，更关注中国典籍自身的意义，力求能使《道德经》中老子的治世思想完整呈现。林语堂对西方读者期待视野的把握，同样是其翻译策略的重要塑造力量。林语堂长年旅居西方，对英语世界读者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起点与接受边界深有了了解，故以更为普适的译作来达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对话，既保留了道家思想的人文内核，又能在西方语境中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对话，从而使译本获得了更高的可接受性与传播效度。

哈彻的译本作为《道德经》第四次翻译高潮的产物，体现出“回归源语、还原经典本貌”的特征。本

着“回归可重构的原始文本、让文本自我阐释”的翻译理念[26]，他将“天下”创造性地阐释为万物共生、自发演化的生命整体与动态场域，弱化传统英译的政治色彩，这也呼应了其译作前言中“Tian xia, (all) beneath the sky, is sometimes rendered as nature or the world.”的翻译思路。历经一个半世纪的英译传播，《道德经》英译本已超过百种，却似乎陷入某种僵局：早期传教士译本以基督教神学附会道家思想和后世译者以繁复的巧思与博学对文本进行的过度阐释，实际都扭曲了老子思想的原貌[26]。且在此期间，东方典籍也逐渐完成身份转型，不再被视为基督教文明的“他者”，而是被当作平等的、具有独立思想价值的文明对话对象。

6. 结语

“天下”作为《道德经》中出现频次仅次于“道”的核心概念，承载着老子对政治秩序、人类社会与自然宇宙的整体思考。既有《道德经》翻译研究或侧重宏观翻译风格的对比，或聚焦“道”等哲学概念，而对“天下”概念关注不足，对其多维内涵在翻译中的诠释亦缺乏系统考察。

本研究引入诠释学“信赖-侵入-吸收-补偿”步骤，对老子“天下”思想进行了三重语义内涵分类，并进一步逐层分析了理雅各、林语堂与哈彻三位译者的诠释路径。研究发现，理雅各以传教士身份介入文本，将“天下”纳入基督教神学与西方封建政治的双重框架，其译本折射出19世纪西方对中国思想的比附式理解；林语堂以国学底蕴为根基，祛除“天”的神圣性，将其还原为生活于天地间的人类社会整体，体现了以中国文化向西方传递老子人文精神的立场；哈彻则跳出政治与宗教的框架，更多地以“nature”重新锚定“天下”的自然本义。三者的诠释差异源于时代背景、译者身份与诠释视角的不同，为典籍核心概念的跨文化传译提供了多元参照。

本研究在《道德经》中“天下”概念内涵的分类和对三译本“天下”诠释路径的剖析方面有一定创新。不过，当前研究仅围绕“天下”这一概念展开分析，未来还可以就《道德经》中“万物”、“天地”“自然”等关联的核心概念展开分析，以期更加完整地展现译者为老子哲学和治世思想的诠释。

参考文献

- [1] 李书影, 王宏俐. 《道德经》英译本的海外读者接受研究——基于 Python 数据分析技术[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2): 35-41, 6.
- [2] 牛文君. 诠释学的“应用”及发展趋势[J]. 社会科学战线, 2025(5): 7-14, 281.
- [3] 徐黎. 《道德经》英译释模式的历时探索[J]. 外语导刊, 2024, 47(5): 148-156, 161.
- [4] 徐黎. 典籍翻译中诠释与修辞的界面性研究[J]. 外语研究, 2021, 38(6): 12-16.
- [5] 徐黎, 李德俊. 典籍翻译批评话语的译学路径[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4(1): 102-110, 150.
- [6] 张旭冉, 杏永乐, 张盼, 等. 《道德经》四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对比研究——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J]. 上海翻译, 2022(3): 33-38.
- [7] Bebell, D.J. and Fera, S.M. (2000)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elected English Interpretations of the Tao Te Ching. *Asian Philosophy*, **10**, 133-147. <https://doi.org/10.1080/713650897>
- [8] Huang, W., Hoon, A.L., Hiong, S.W. and Kaur, H. (2019) Text-Close Thick Translations in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Laozi. *Asian Philosophy*, **29**, 231-247. <https://doi.org/10.1080/09552367.2019.1661097>
- [9] 李文中. 《道德经》的核心概念及隐喻的英语表述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5, 38(5): 108-116, 150, 160.
- [10] 何华倩, 周桂君. 《道德经》英译的历时演变及其动因研究——基于核心概念“道”英译的统计与分析[J]. 语言与翻译, 2022(4): 56-61.
- [11] Chen, E.M. (1973) The Meaning of Ge in the Tao Te Ch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Chinese Tao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3**, 457-470. <https://doi.org/10.2307/1397717>
- [12] 冯莉. 以道为基础的天下秩序新建构——论老子的天下观念[J]. 中国哲学史, 2022(5): 27-33.
- [13] 王威威. 《老子》“天下”观念的三重含义[J]. 哲学动态, 2024(12): 36-43, 123.

-
- [14] 何绍锦. 包容与保全: 老子“天下”思想新论[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27(4): 34-40, 158.
- [15] 吴飞. “天”与“天下”辨正[J]. 古典学研究, 2026, 4(1): 91-108, 222-223.
- [16] 郭晓辉. 诠释学视阈下《罪与罚》汉译本分析[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9.
- [17] Steiner, G. (1975)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2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8] 刘华文, 叶君武. 刍议汉学域界内的哲学典籍译释学研究[J]. 中国翻译, 2016, 37(2): 5-10, 127.
- [19] 李德俊, 孙金华. 典籍的理解与翻译——来自伽达默尔本体论诠释学的启示与反思[J]. 中国外语, 2021, 18(6): 101-109.
- [20] 史学冬. 哲学阐释学视野下的《道德经》英译本比较研究[J]. 中华文化论坛, 2016(5): 100-103, 192.
- [21] 肖志兵. 亚瑟·韦利英译《道德经》的文化解读——以“天下”一词为例[J].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2008(1): 134-136, 140.
- [22] 温军超. 刘殿爵《道德经》译本中的“天下”概念[J]. 当代外语研究, 2013(6): 46-49.
- [23] 王弼, 注, 楼宇烈, 校释.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4] Legge, J. (1981)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 The Texts of Taoism Part 1*. At the Clarendon Press.
- [25] Lin, Y. (1955) *Laotse,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 The Book of Tao*. Modern Library, 578-624.
- [26] Hatcher, B. (2009) *Laozi—Daodejing (Lao Tzu—Dao Te Ching) Word by Word*. Nucla.
- [27] 邓林. 《道德经》核心术语英译诠释多样性研究: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视角[J]. 外国语文研究, 2023, 9(2): 90-102.
- [28] 陈鼓应. 老子今注今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29] 吕文澎, 刘鸿儒, 杨香玲. 基于语料库的《道德经》两英译本译者风格对比研究[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1(3): 91-99.
- [30] 辛红娟, 高圣兵. 追寻老子的踪迹——《道德经》英语译本的历时描述[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79-84.